

我国草牧业推进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基于山西、青海草牧业试点典型区域的调研

崔 姹,王明利,胡向东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 在对山西和青海草牧业发展典型试点区域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草食畜牧业发展、“粮+经+饲”种植结构优化、牧草种植品种区域差异化及“粮改饲”比较效益等方面分析草牧业推进现状;对各试点区草牧业发展在科技推广、生产经营模式发展、融资平台建设、牧草青贮方式选择、牧草种植与精准扶贫融合、龙头企业带动等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剖析草牧业发展中仍存在的传统种养观念盛行、牧草作业机械及配套设施保有量不足、发展技术制约明显、牧草生产高风险但没有建立政策性保险、金融扶持发展机制不到位等难点与突出问题。针对难点与突出问题提出切实做好宣传及科技推广培训工作、加快研发可以适应不同区域生产的牧草机械设备、全力促进草畜紧密结合、推进多样化牧草产业发展形式、推动牧草产业保险实施及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草牧业;牧草机械;牧草保险;金融扶持

中图分类号:F 3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8)03-0073-08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xkb.2018.03.009

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的“以粮为纲”、70 年代后期的“粮+经”二元结构,以及 90 年代后期的“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等三个时期。如今,学术界又提出了“粮+经+饲+草”四元种植结构调整的思路^[1],草业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地位开始得到重视。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发展草牧业,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试点”,这是“草牧业”概念的第一次提出。“草牧业”是“草业”与“草食畜牧业”的总称,但更强调两者的融合与协调,“草畜结合”才是草牧业的内核。之后,农业部又相继出台了“2016 年畜牧业工作要点”和“关于促进草牧业发展指导意见”,明确把“大力推进草牧业试验试点,促进种植业结构调整和草畜配套,建设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作为工作重点,并针对具体区域草牧业主攻方向及具体推介模式提出了指导意见。从此,草牧业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得以逐步推进。

“草牧业”概念提出的时间比较晚,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草业经济和草食畜牧业经济方面,而对草牧业的研究较少。草业经济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发展政策等宏观领域以及产业链中的生产和贸易环节。王明利等研究了发展苜蓿产业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进而提出了发展牧草产业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新思路^[2]。生产环节的研究则侧重于经济效益、技术效率及生产影响因素等方面。石自忠等对苜蓿及其竞争农作物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认为种植苜蓿经济效益较好,且潜在效益高^[3];刘玉杰等和路登佑也通过对牧草收益及产量的对比得出,青贮玉米成本与纯收益率最高,饲喂甜高粱产量及饲用效益最好^[4-5]。就牧草技术效率而言,我国苜蓿产业技术效率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6]。在影响牧草产量及效益的因素上,影响紫花苜蓿全年及各茬草产量的主次气象因子及其时段效应存在差异性^[7];投

收稿日期:2017-03-26

基金项目:农业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CARS-34);“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ASTIP-IAED-2017-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效应研究”(71503251)。

作者简介:崔 姹(1978-),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畜牧业经济。

通讯作者:王明利(1968-),男,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畜牧业经济和农业技术经济。

人不足是影响青贮玉米生产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8]。贸易方面,相关学者认为我国牧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短期内牧草与草种国际贸易逆差形势不可逆转^[9-10];也有学者将中美牧草国际贸易格局进行对比,并提出了有益于我国牧草产业发展的启示^[11-12]。草食畜牧业经济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生产与市场环节的研究。生产环节的研究侧重于成本收益和生产效率的分析。对草食牲畜的成本收益及效率测算上,现有研究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肉羊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认为肉羊技术效率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区域间存在差异但具有空间自相关性^[13-14]。田露等认为饲养规模、从事养牛业时间等是影响养殖企业(户)产业链组织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15]。市场环节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草食畜产品价格波动^[16-17]、供需平衡^[18]、贸易等方面。

国内学者对草畜牧业的研究仅限于草畜牧业发展理论、发展概况和发展潜力等方面。草畜牧业发展理论,主要从草业基础产业论、生态畜产品供需理论、产业融合和耦合等理论方面进行了梳理^[19];发展概况主要基于现有统计资料,从种植业、农牧比例以及养殖业变化情况等方面对西部及西南地区草畜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建议^[20-21];发展潜力则主要从农区草业供应、食物安全保障及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等方面分析,认为农区草业发展潜力较大^[22]。

通过上述文献可知,学者对草业经济和草食畜牧业经济研究较多,但对草畜牧业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理论及统计资料,缺乏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草畜牧业发展进行现状评价、问题剖析、经验总结及发展对策探讨等。基于此,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于2016年9—10月分别对首批确定的典型试验试点区域——山西省朔州市、青海省门源县和湟源县等进行了深入调研。本文在该调研基础上,对我国草畜牧业推进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剖析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草畜牧业推进概况及实施成效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加快发展草畜牧业”,农业部在全国12个省区的37个县(团、场)组织开展了草畜牧业试验试点。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和青海门源县、湟源县为首批确定试验试点的典型区域。山西省朔州市处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区域,地处大陆东岸中纬度内陆,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热量水分条件可满足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作物的生长。青海省是农业部确定的全国首个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门源、湟源两县属高原大陆性气候,热量水分条件可满足一年一熟作物要求。这两个调研区处于不同气候带,既能反映我国草畜牧业发展的共同特征,又能凸显地方草畜牧业发展特点。

1. 消费需求强劲,拉动草食畜牧业迅猛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膳食结构持续优化,城乡居民草食畜产品消费需求持续增强,带动了草食畜牧业的快速发展。2015年底,作为草畜牧业试点区之一的山西朔州市,其奶牛存栏量为18.31万头,较2014年增长28.9%;肉羊出栏量为307.70万头,较2014年增长11.7%^①。青海门源县2015年草食牲畜(主要以藏系绵羊、牦牛、黄牛为主)存栏量为56.19万头(只、匹),较2014年增长123.0%。湟源县2016年草食畜存栏量为41.13万头(只、匹),比上年增长5.0%;出栏量27.20万头(只、匹),比上年大幅增长14.0%^②。

2. 以养带种,“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逐步优化

随着畜牧业转型升级核心向“提质、增效、绿色”的转变,以及消费者对绿色安全畜产品消费偏好的增强^[23],对牧草需求量持续增加,带动了牧草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草食畜牧业发展前景广阔。在政策引导和市场拉动下,山西朔州市2016年牧草种植面积达到66.3万亩,较2014年增加230.0%,其中朔城区2016年新增耕地种草9万亩。青海门源县2016年一年生牧草种植面积达到17.6万亩,较2015年增加20.6%;湟源县近两年牧草种植面积均稳定在20万亩。随着各地区种草面积逐步扩大,“粮+经+饲”三元结构逐步趋于优化,朔州市三元结构比例由2014年的77:19:4调整为2016年

① 数据源于《朔州市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数据源于《青海省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的 68:19:13,青海门源县 2015 年三元结构比例为 45:34:21,2016 年进一步调整为 42:33:25。

3. 牧草种植品种区域差异巨大,多样化趋势明显

山西、青海两省的相同点是根据本区域自然气候特点和养殖牲畜差异选择适宜本区域发展的牧草品种。山西朔州市以种植青贮玉米为主,苜蓿和燕麦草为辅。2016 年,青贮玉米占全部种草面积的 59.1%,从其发展趋势来看,青贮玉米仍将占主导地位,但其占比会有所下降,而苜蓿草及燕麦草占比将呈上升态势。青海省门源、湟源县以种植燕麦草、小黑麦、青贮玉米等牧草作物为主,且燕麦草居主导地位。2016 年,门源县燕麦草种植面积达到 17.3 万亩,占牧草种植面积的 98.1%;湟源县燕麦草的种植面积达到 12.5 万亩,占牧草总面积的 62.5%。可知,山西朔州市以种植青贮玉米为主,青海门源和湟源县以种植燕麦草为主;但最近几年,苜蓿草、小黑麦等适合本区域种植的其他牧草种植量也逐步增加,多样化趋势明显。

4. “粮改饲”推广迅速,比较效益明显

从全国范围来看,自 2015 年实施“粮改饲”试点以来,推广面积扩大迅速,成效显著。2015 年全国“粮改饲”实际实施了 286 万亩,2016 年已经达到 678 万亩,增长了 137.1%。据对典型地区调研,“粮改饲”的比较效益显著。表 1 显示的是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农户种植籽实玉米、青贮玉米、苜蓿(两茬)等作物的成本收益情况,青贮玉米的纯收益为 669 元/亩,苜蓿草的纯收益为 770 元/亩,分别比籽粒玉米(粮食)的纯收益高 58.9%和 82.9%;表 2 是青海省门源县农户种植青稞、油菜与燕麦草的成本收益情况,燕麦草的纯收益分别比青稞和油菜高 198 倍和 12.3 倍;表 3 是青海省门源县农户种植小麦、青稞、小黑麦(饲用)、青贮玉米及燕麦草等作物的成本收益情况,小黑麦(饲用)、青贮玉米和燕麦草的纯收益分别比小麦高 5.8 倍、6.2 倍和 3.8 倍,比青稞高 10.3 倍、10.9 倍和 7.0 倍。可见“粮改饲”的比较效益非常明显。

表 1 2016 年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农户籽实玉米、青贮玉米和苜蓿生产成本收益信息

	种植作物	籽实玉米	青贮玉米	苜蓿草(两茬)
成本	化肥/(元/亩)	130	130	100
	租金/(元/亩)	40	40	40
	耕种费/(元/亩)	85	85	60
	水费/(元/亩)	100	100	150
	种子费/(元/亩)	50	50	100
	农药费、薄膜费/(元/亩)	46	46	40
	收割费/(元/亩)	100	0	140
	合计/(元/亩)	551	451	630
收益	单价/(元/千克)	1.44	0.28	2.00
	亩产/千克	675	4 000	700
	毛收入/(元/亩)	972	1 120	1 400
	纯收益/(元/亩)	421	669	770

注:数据根据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农户调研整理得出;籽实玉米价格按照 2015 年估算;荒地开垦后种植,租金较低。

表 2 2016 年青海门源县农户油菜、青稞和燕麦草生产成本收益信息

	种植作物	青稞	油菜	燕麦草
成本	化肥/(元/亩)	40	40	50
	租金/(元/亩)	200	200	200
	耕种费/(元/亩)	70	70	70
	水费/(元/亩)	8	8	8
	种子费/(元/亩)	0	0	0
	农药费、薄膜费/(元/亩)	52	12	48
	收割费/(元/亩)	40	40	130
	合计/(元/亩)	410	370	506
收益	单价/(元/千克)	2.06	4.00	0.32
	亩产/千克	200	100	2 200
	毛收入/(元/亩)	412	400	704
	纯收益/(元/亩)	2	30	398

注:数据根据青海省门源县农户调研资料整理得出。

表 3 2016 年青海湟源县农户小麦、青稞、黑麦等作物生产成本收益信息

	种植作物	小麦	青稞	小黑麦(饲用)	青贮玉米	燕麦草
成本	化肥/(元/亩)	70	86	86	110	40
	租金/(元/亩)	100	100	100	100	100
	耕种费/(元/亩)	100	80	80	100	65
	水费/(元/亩)	40	0	0	15	3
	种子费/(元/亩)	15	0	0	13	13
	农药费、薄膜费/(元/亩)	110	76	76	154	80
	收割费/(元/亩)	100	70	70	200	60
	合计/(元/亩)	535	412	412	538	361
收益	单价/(元/千克)	2.02	2.60	0.32	0.35	0.32
	亩产/千克	300	175	2 800	3 000	2 200
	毛收入/(元/亩)	606	455	896	1 050	704
	纯收益/(元/亩)	71	43	484	512	343

注:数据来源于青海省湟源县农户调研。其中青贮玉米种子费 154 元由政府资助,计算青贮玉米成本收益时将此项计算为 0。

5. 草畜紧密结合,经济、生态效益初步显现

调研发现,在草食牲畜日粮中添加本地青贮牧草,不仅可有效改善瘤胃消化功能,保障牛羊体质健康,提高肉、奶产品品质;还可减少日粮中精料或进口青贮草的用量,降低成本,间接增加养殖户收益。表 4 是青海门源和湟源两县草食牲畜养殖过程中“增草减料”具体情况。

表 4 2016 年青海省典型地区增草减料节约成本情况

地区	养殖品种	增加青贮草/ [千克/ (头·天)]	减少精料/ [千克/ (头·天)]	减少青干草/ [千克/ (头·天)]	日节约成本/ [元/(头·天)]	养殖 周期/天	养殖 方式	周期节约 成本/元
门源县	补饲羊	1.00	0.35	0.50	0.94	180	半舍饲	169.20
	育肥羊	0.80	0.40	—	0.96	100	舍饲	96.00
	牦牛	5.00	0.50	4.00	2.85	180	圈养	513.00
湟源县	奶牛	6.00	1.50	3.00	3.87	365	圈养	1 412.55
	肉牛	5.00	0.50	4.00	2.85	180	圈养	513.00
	育肥羊	0.80	0.40	—	0.96	90	舍饲	86.40

注:其中奶牛通过增草减料,还可增加产奶量 0.50 千克/天。

通过测算,门源县牦牛节约成本最多,日可节约成本 2.85 元/头,整个养殖周期可节约成本 513 元/头,育肥羊及补饲羊次之;湟源县奶牛节约成本最多,日可节约成本为 3.87 元/头,年可节约成本 1 412.55 元/头,肉牛及育肥羊次之。另据调研得知,朔州市山阴县运用本地苜蓿替代进口苜蓿饲喂奶牛,日可节约成本分别为 1.75 元/头,年可节约成本 638.75 元/头。总体来看,通过在草食家畜日粮饲喂中添加本地生产牧草,减少精料,可显著降低饲料成本,草畜结合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此外,促进草畜紧密结合,其生态效益初步显现。其一,实施“草田轮作”,改良土壤生态环境。“草田轮作”可有效改良土壤团粒结构,降低土壤毒素,增加有机质含量。其二,粪肥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自实施“粮改饲”、推进草牧业发展以来,朔州市每年粪污沃土总量在 280 多万吨,使 50 多万亩土地得到改良。其三,有效改善天然草地质量。门源、湟源两县牧区、半牧区以舍饲圈养逐渐取代传统散养放牧方式,减轻牧民过度放牧对天然草场的压力,缓解“草畜”矛盾,使天然草地得到改良。门源县 2016 年天然草地植被覆盖率为 91.3%,较 2015 年提高 0.92 个百分点;亩均产草量 293.2 千克,较 2015 年提高 1.44%。湟源县对退化草地实施免耕补播优良草种,改良草原土壤,亩均产草量在 200 千克以上,促进了生态环境步入良性循环发展轨道。

二、草牧业推进过程中可借鉴的经验

1. 依靠科技推广提升草牧业发展水平

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在肉羊品种改良方面,应用科学的杂交技术,使改良羊产肉性能平均提高约 15%;在养殖过程中大力推广疫病防控、科学管理、全混日粮饲喂等实用技术,提高了科技在畜牧业生

产中的应用率和贡献率。青海门源县草原技术部门与省级产业技术转化研究平台实现有效对接,进行燕麦新品种选育、饲草科学施肥等试验和科技推广。2016年,该部门推广青海444和加燕2号等饲用燕麦6万亩,科学配方施肥5万亩(含氮量40%的一年生高寒饲草配方肥);在推进新品种和新技术应用的同时,整合各类项目资金购置牧草刈割和加工机具,以提高机械化水平,进而全面改善牧草品质,提高牧草利用率。湟源县以“一村一品”的模式开展了牧草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使全县牧草良种覆盖率在90%以上,统一供种率在80%以上。

2. 发展多种生产经营模式推动草牧业发展

在试点地区,草牧业合作社、专业化或一体化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逐步涌现,生产经营模式呈多样化发展。专业化的草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模式。以门源县顺昌农专业合作社为例,入社农户以自有土地入股,实现牧草连片规模化种植;合作社提供“九统一”集约服务^①,以保证牧草质量;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分红为主导,其余盈利则由合作社和农民按照4:6的比例分成。土地分红以240元/亩(当地土地流转价格)作为农民的亩保底收入。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草牧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模式。以湟源县三江一力农业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通过与附近村民签订订单,生产“托富所”牌面包草,年种植牧草可达4.6万亩;公司以“企业+合作社+养殖户”的运营模式,通过托牛所与养殖户合作,将肉牛集中饲养,并统一收购加工;公司与湟源等县的运输专业户签订羊板粪收购协议,作为原料生产“托康所”牌有机肥,供应周边蔬菜、特色林果的种植,获得了全产业链的综合效益。

3. 启动融资平台缓解草牧业资金缺乏问题

青海门源、湟源两县政府主要通过向“授信池”注入贷款保证金的方式提升授信规模,提高贷款比例;并通过与银行协调商议的方式,降低贷款门槛,简化贷款手续。受益主体多为牧草种植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牧场等新兴规模经营主体;主要针对购置草种、收割加工机械,青贮、微贮设施建设贷款。2015年,门源县发放贷款1051万元,受益的牧草种植专业合作社达17家;2016年发放贷款800万元,重点扶持饲草加工和农机服务企业、草牧业专业合作社等共计22家(截至2016年9月)。湟源县依托邮政储蓄银行“授信池”贷款平台建立草牧业金融扶持机制,2015年共发放贷款1000万元,2016年贷款发放规模进一步扩大到2060万元。

4. 牧草青贮方式因地制宜呈多样化形态

山西朔州市位于农区,草食牲畜多以全舍饲方式饲养,对青贮饲料具有全年性需求。当地青贮多以压窖或裹包方式储存。临近种植区、需求量较大的养殖场主要以青贮压窖的方式储存;离种植区较远的养殖场多以裹包青贮方式储存。青海省门源、湟源两县农区和半牧区草食牲畜多以全舍饲、半舍饲方式饲养,牧区以放牧方式为主。农区和半牧区对青贮饲料具有全年性需求,牧区枯草期对青贮饲料需求较大,故除上述青贮方式外,当地因地制宜发展了青贮堆和袋装青贮等青贮方式,尤以袋装青贮方式较为常见;其包装成本低廉且耐磨损,重量约为60千克/袋,易搬运,发酵简单易行。走访的门源县当地企业、合作社等多采用该种青贮方式,产品主要销往本地及临近的互助县牧区。此种青贮方式有助于改善传统牧区草食牲畜“夏肥秋壮冬瘦春死”的现象和枯草期牧民急于出栏牲畜、中间商贩或屠宰加工企业收购牲畜“卡脖子”的现象,有效保障牧民的利益。

5. 牧草种植助推当地精准扶贫顺利开展

门源县草业公司积极与当地精准扶贫相结合,将获得的扶贫资金和牧草种植相结合,助推当地精准扶贫工作。门源县富源青高原草业等3家牧草种植企业共为17个贫困村209户贫困户建档立卡,将500万元的扶贫资金集中用于发展牧草产业,每年按扶贫资金的6%为贫困户分红,每户分红1435元。此外,种植企业还与贫困户签订牧草订单5.2万吨,以高于市场价格的协议价格收购(2016年燕麦草市场收购价为320元/吨,协议价格为360元/吨,收购让利贫困户40元/吨)。2016年牧草种植企业引导贫困户种植牧草1013亩,实现户均增收4171元,人均增收1094元。此种方式为当地“精准扶贫”工程探索出了一条新途径。

^① 即统一保险、供种、购肥、机翻、播种、田管、收割、质检和销售。

6.龙头企业带动形成草业产销一体化链条

朔州市朔城区政府引导养殖或草产品加工企业与种植户签订种草收购协议,解决牧草销售问题,该地区约 50%牧草产量通过该种方式进行销售。青海湟源县采取由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牧户签订产销合同的方式,实行订单生产,把农牧户的牧草生产与市场紧密联合。青海门源县政府引导和鼓励当地牧草加工企业以及具有牧草加工能力的合作社、家庭农牧场成立牧草联合社,重点对牧草产业进行市场化管理、专业化运作,对全县牧草进行统一种植、统一加工和统一销售;全力搞活草产品销售流通,引导饲草种植企业与养殖、加工企业开展产销加工对接,组织开展草产品促销活动,解决饲草种植、加工销售的瓶颈问题,逐步形成草业产销一体化发展的链条。

三、草牧业推进过程中的难点与问题

1.部分地区传统种养观念依旧存在

调整农业结构、发展草牧业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农业发展战略,转变传统种养观念和养殖方式势在必行。现在仍有部分地区管理人员及种养企业(场户)认识不到位,传统观念依然存在。在走访的朔州市朔城区,种植户对种植粮食和牧草的比较效益认识不足,“以粮为主”的传统思想仍然存在;仍使用荒地、坡耕地等低产田种植苜蓿草,使用传统的籽实玉米品种生产青贮玉米;养殖户在肉羊育肥上仍采用“秸秆+谷物”的传统饲喂模式,生产效率低下;部分养殖企业对粗饲料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到位。许多地区对发展牧草产业的认知仍比较单一,认为发展牧草产业就是种植牧草,收割后直接风干或青贮后喂养牲畜,对发展免受收获加工机械制约和多雨等气象灾害的人工放牧草地等牧草产业发展形式认识不足。

2.牧草作业机械及配套设施保有量不足

牧草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及打捆等作业机具,草产品加工设备等保有量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饲草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调研发现,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金土地公司等都存在刈割及打捆机具保有量不足、性能差的问题,如若机具出现故障,遇天气变化刈割不及时,将使牧草草质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没有有效产量。青海门源县各养殖专业合作社方捆、圆捆包膜机械等草产品加工设备缺乏。特别是在目前国内大量牧草种植占用撂荒地、坡耕地、退耕还林地的情况下,适宜不同区域特点的牧草小型机械设备严重缺乏。湟源县牧草种植集中在浅脑山地区,由于山高地陡地块小,目前仍有 8 万亩耕地靠畜力耕种。此外,许多地区的草产品储存设施严重不足,也影响了草产品的品质。

3.草牧业发展的技术制约明显

一是没有掌握牧草品种的基本知识。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地区的企业或农户不了解牧草品种适应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学特征,不能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发展的牧草品种,跟风追市、盲目引进种植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生产、市场风险都很大。一方面原因是种植者对牧草品种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缺乏,另一方面原因是适宜本地生长的牧草种子的研发落后于当地草牧业的发展。二是对牧草种植、收获、储存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缺乏。在走访的青海省门源和湟源两县,许多农户对牧草的播种深度、田间管理、实时收获期、储存方法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缺乏了解;部分企业(农户)对牧草青贮的知识和技能掌握不足,致使生产的青贮草质量参差不齐。

4.牧草生产风险大,对牧草的保险还是空白

一方面,牧草生产的目标是获得植物的全株营养体,因而生产难度较粮食大,加之许多农户对牧草生产也较陌生,所以牧草生产的风险很大;另一方面,牧草只是中间产品,其市场受制于草食畜产品的市场,因而市场风险也很大。正因如此,牧草生产的收益很不稳定,成为不少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农户种植牧草意愿不高的原因之一。保险作为牧草生产的后续保障措施,落后于整个牧草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已很大范围开展了农作物保险和畜牧业保险,但对牧草的保险还未开展。青海门源县 2016 年“8·17 雹灾”发生后,受灾农户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牧草种植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可见,缺少灾后保障成为草牧业和粮改饲项目实施的最大障碍。

5. 金融扶持发展机制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在朔州市,目前对牧草种植企业(场户)和养殖企业(场户)金融扶持较少。调研发现,助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由于缺少相应的金融扶持,专业化机具采购不足。部分规模养殖场由于周转资金缺乏,用于收购青贮玉米的资金不充足,经常出现青贮收购量不足或者拖欠种植户售草款的现象。在所调研的门源、湟源县,“授信池”贷款总体额度还很小,且发放需担保、抵押等手续。由于大多数规模养殖厂和专业合作社抵押物不足,造成担保抵押困难,贷款难度加大,加之项目资金到位较晚,严重影响了牧草生产的及时性。

四、进一步推进草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切实做好宣传及科技推广培训工作

针对广大种养户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问题,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多种传播方式进行广泛宣传,采取印发宣传材料、设置宣传专栏、召开动员会议等形式,使其充分了解草牧业发展的意义,营造良好氛围;促进企业、种养户之间的经验交流,加强企业示范带动效应。针对管理人员及种养户(企业)种养观念及技术落后等问题,政府应通过各种形式对县级及以下生产经营管理及技术人员强化技术培训,以指导种植、管理、收割晾晒、打捆、草产品加工等全过程,提高草业科技贡献份额;同时,应以科研试验示范基地为基础,以科技推广中心为依托,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和推广科研成果,向种养企业(场户)推广先进适用的种养技术;在技术推广和培训中,更多采用现场观摩的形式,号召种养企业(场户)向人工放牧草地发展、草产品加工发展较好的企业或基地学习,逐步提高其对发展牧草产业、实施种养结合的技术和技能的认识。

2. 全力加快适合不同区域生产特点的牧草机械设备研制与开发

伴随国家“粮改饲”及草牧业的推进,牧草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但与牧草生产快速扩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适宜我国不同区域牧草生产的机械设备严重不足,现有的一些机械设备也存在性能及可靠性差、适应范围小等突出问题,应全力加快适合不同区域生产特点的牧草机械设备的研制与开发。牧草种植及田间管理环节,应加快针对不同区域地形地貌的牧草种植、施肥、灌溉、草地除杂等设备的研发;刈割环节,在牧草平原种植地区应加快牧草刈割、粉碎、打捆等多功能一体化大中型机械设备的研发;在牧草种植还未实现机械化的地形陡峭的山区,应重点研发具有爬行方便、易操作的刈割、压扁、翻晒、捡拾、压捆等功能的小型机具,重点提高其生产性能和耐用性。在加快青贮设施建设的同时,应重点研发加工草颗粒、草粉等多样化草产品的机械设备。

3. 全力推进草畜紧密结合

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在生产及销售环节采取措施扎实推进草畜紧密结合,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草牧业。生产环节,在北方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重点推进奶牛、肉牛和肉羊养殖配套饲草料地建设;国家种草养畜财政扶持政策,如标准化规模养殖、母畜扩群增量项目、“粮改饲”试点项目等,应向具有配套饲草料地的牛羊养殖场户予以倾斜,特别是对养殖场户流转的饲草料地予以重点倾斜。在南方牧草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的草山草坡地区,重点推进人工放牧场建设或天然草山草坡改良工作,结合母畜扩群增量项目、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行动项目等,重点对拥有草山草坡资源或建设人工放牧场的牛羊养殖场户予以倾斜;同时对实施草田轮作、利用冬闲田种草,并与种草农户签订稳定供草协议的养殖场户予以优惠支持。销售环节,政府相关部门应推进畜产品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的建立和良性的流通体系建设,实现饲用优质牧草生产的畜产品一定比饲用秸秆生产的畜产品价格高,从而由市场直接引导草畜紧密结合。

4. 推进多样化牧草产业发展形式

当前,大家普遍认为发展牧草产业就是牧草种植、收割和加工等,忽视了建植人工放牧场、实施划区轮牧的牧草生产和利用模式。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在自然条件适宜地区,建设人工放牧场实现放牧利用,可以大量减少牧草播种、收割等环节的机械费用,同时还很大程度降低牧草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和市场风险,降低母畜的饲养成本,提高母畜的健康水平,进而提高母畜的繁殖成活率。各级主管

部门和技术管理人员在指导企业和农户发展种草养畜时,应根据当地土地、气候等资源条件以及养殖畜种情况,从政策引导及技术指导方面,推进种植加工草产品、建植人工放牧场或现割现喂等多样化的牧草产业发展形式。西北、华北等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度发展人工种草、加工草产品的形式,丘陵区、土地资源丰富地区可发展人工建植放牧场的形式;西南地区、土地细碎化地区、牛羊散养较多的地区,可发展牧草种植、现割现喂的形式。

5. 推动牧草产业保险的实施,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逐步建立牧草产业保险制度对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可以起到保障和推动作用。鉴于牧草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高、牧草生产企业(场户)实力弱、其自身抗风险能力差等情况,建议借鉴美国等牧草产业发达国家的保险经验,参考国内农作物保险的具体做法,建立牧草产业保险制度,将牧草列为重点受保对象,支持牧草产业的稳定发展。同时,相关部门应采用财政补贴、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等措施,引导和鼓励全国各大保险公司为牧草生产企业(场户)提供牧草产业保险^[24];采取保费补贴、简化理赔程序等方式,调动广大企业(场户)参保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部门应积极与金融部门协调商议,构建新型融资平台,创新金融扶持方式,放宽贷款条件、简化办事程序,及时满足牧草生产企业(场户)的融资需求。

参 考 文 献

- [1] 王明利.有效破解粮食安全问题的新思路:着力发展牧草产业[J].中国农村经济,2015(12):63-74.
- [2] 王明利,杨春,胡向东,等.关于苜蓿产业发展对粮食安全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思考[J].草业科学,2012,29(12):1936-1940.
- [3] 石自忠,王明利.苜蓿与竞争农作物投入产出的比较[J].草业科学,2013,30(8):1259-1265.
- [4] 刘玉杰,李向林,何峰.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种草养畜的成本收益分析[J].草地学报,2008,16(3):283-288.
- [5] 路登佑.四种牧草产草量和生产成本对比试验[J].科学种养,2013(4):46-47.
- [6] 刘玉凤,王明利,石自忠,等.我国苜蓿产业技术效率及科技进步贡献分析[J].草业科学,2014,31(10):1990-1997.
- [7] 刘玉华,史纪安,贾志宽.气候因子与苜蓿草产量的灰色关联度分析[J].草业科学,2009,26(8):101-106.
- [8] 刘亚钊,王明利,修长柏.我国牧草产品国际竞争力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1(7):86-90.
- [9] 石自忠,向碧云.我国牧草与草种进出口贸易分析及预测[J].中国畜牧杂志,2013,49(6):23-28.
- [10] 汪武静,王明利,金白乙拉,等.中国牧草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研究及启示[J].中国农学通报,2015,31(26):1-6.
- [11] 汪武静,王明利,吕官旺,等.美国苜蓿贸易——趋势、经验与启示[J].草业科学,2016,33(3):527-534.
- [12] 杨春,王明利,刘亚钊.中国的苜蓿草贸易——历史变迁、未来趋势与对策建议[J].草业科学,2011,28(9):1711-1717.
- [13] 刘玉凤,王明利,石自忠,等.我国肉羊生产技术效率及科技进步贡献分析[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14(3):156-161.
- [14] 王海娇,肖海峰.我国肉羊生产技术效率空间关联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畜牧杂志,2016(18):56-61.
- [15] 田露,张越杰.中国肉牛产业链组织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4个省份233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6):87-91.
- [16] 石自忠,王明利,胡向东.我国牛肉价格波动的门限及政策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4,19(4):200-205.
- [17] 石自忠,王明利,胡向东,等.我国区域牛肉价格波动及冲击效应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7):137-140.
- [18] 石自忠,王明利,胡向东.中国牛肉市场模型构建与基础模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20(3):278-290.
- [19] 候向阳.我国草牧业发展理论及科技支撑重点[J].草业科学,2015,32(5):823-827.
- [20] 岑慧连,唐祈林.中国西南地区草牧业概况基期发展趋势分析[J].草业科学,2016,33(3):535-539.
- [21] 管林森,成功,闫文杰,等.中国西部地区草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科技导报,2016,34(17):79-88.
- [22] 李向林,沈禹颖,万里强.种植业结构调整和草牧业发展潜力分析及政策建议[J].中国工程科学,2016,18(1):94-103.
- [23] 王明利.中国牧草产业经济2011[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11.
- [24] 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牧草分册)[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280-281.

(责任编辑:金会平)